議與崔祐甫換秩並上除吏八百員

崔祐甫字貽孫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啟丐填委故官賞繆戾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剗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衮當國懲其弊凡奏請悉杜絕之惟文詞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无足慮即詔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蕃

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已㦛服時議者謂其謀謨為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卧而承吉若還第即遣使洽決堯贈太傅賜謚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

白王駕鶴留語代神策軍使以李正已獻錢就賜將士上

肩輿至中書卧而承吉以有大臣節特贈三師並上

興嶺表以單議悟天子楊炎字公南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即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炎興嶺表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為賢相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炎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滅溽蹤元陵功優人始不悅初炎矯飭志節頗得名既傳會元載抵罪餓而得政然忮害根中不能自止眦睚必仇果於用私終以此及禍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

賦相民利病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所蔽云

治行無缺上

循默苟安

高郢字公楚貞元末權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珣瑜同拜既王叔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能得乃稱疾不出郢未有所建白俄而珣瑜免故議者賢珣瑜而咎郢贊謂其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默苟安所謂馬用彼相者矣珣瑜一怨臥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云

臥家七日不出罷

鄭珣瑜順宗立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叔文起州吏為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閹人攘撓政機韋執誼為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誼起就問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輒饔以待須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臥家不出七日罷為吏部尚書矣

聞人足聲輒悸動

韋執誼順宗立以疾

鄭覃為妖氣今自為妖李宗閔字損之太和中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德裕在浙西名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即引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己者德裕所善皆逐之久之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朝廷半為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　案此條乃引唐書李宗閔傳文原本於此句下接寫仲對琴瑟笙竽云云與上文不相連屬蓋中間誤脫一頁今無他本可以校補姑仍之

者仲對琴瑟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唯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寝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並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

政在中書誠治本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

錄恐掩蔽聖德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姚璹趙憬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記錄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止久之帝又問延英政事孰當記之珏監修國史對曰臣之職也陳夷行曰宰相所錄恐掩蔽聖德自盜美名臣向言不欲威權在下者此也

汰去粃滓菁華乃出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乃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粃滓者菁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

為國如治身李珏字待價開成中嗣復得君引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常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珏曰為國者如治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闕禍亂何至哉

天下事皆先平章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户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

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

曹畢 確居位六年進尚書右僕射始畢誠與確同宰相俱有雅望世謂曹畢云

因其黨為牛頭阿旁 路巖字魯瞻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左僕射於是王政秕僻宰相得用事巖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已乃通遺賂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俄與保衡還相惡

恃恩據權以嫌愛自肆 韋保衡字蘊用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浮淺既恃寵據權以嫌愛自肆所悅即擢不悅擠之

百官候夫人起居 趙隱字大隱咸通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殿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寮拜恩於廷即回班候夫人起居縉紳以為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踵其禮

退朝侍母膳 崔彥

政偓性通簡不矯飾嘗曰士茍有行不必以已長形彼短已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詬曳仆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必

光院錢 陸扆改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宴舊僚內署即無斯例扆輔政拜相之月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署榮之

以素無聞人人大驚 朱朴為人木彊無他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欲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言朴有經濟才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素無聞人人大驚俄判戶部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四時仕宦 唐游藝傳載初初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上書詭說符瑞勸后當革姓以明受命后悅擢給事中閱三月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嘗夢登湛露殿既寤以語所親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

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二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子河南參軍弼為絳州司功太祝潔為鄭尉詔曰乾曜身率庶僚以讓既請外其子下遷傳不公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弍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師者分任於外由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外

百司諮決輙曰如令式

牛仙客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為相謹身無他與時浮沈唯唯恭愿前後錫與緘庋不敢用百司諮決無所處可輙曰如令式帝既用仙客知時議不歸乘間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吏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詟蓋戲言也有為詟言者詟以為實喜甚

守正不阿順

李麟上皇還京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張皇后挾李輔國寖撓政苗晉卿崔圓等畏其權皆附麗取安獨麟守正不阿順